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二二五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儒林史傳

第二十五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

國家「211工程」重點學科建設項目

國家「985工程」創新基地規劃項目

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



儒藏

目
錄

目
錄

學統續

清·熊賜履編撰

.....

學統卷之三十

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

翼統

薛敬軒先生

先生姓薛、名瑄、字德溫、世河津人也。曾祖諱常、祖諱仲義、皆通經術、值元亂不仕、教授鄉里。父諱貞、洪武初中鄉薦、爲元氏教諭、尋調玉田。母齊氏、一夕生先生於學舍、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。先生生而肌如水晶、洞見五臟、家人異之、不欲舉。祖聞其啼聲、



曰、體清聲喤、非常兒也。卜之吉、乃舉育之。六七歲時、祖教以小學、四書、千百言過目卽成誦。不爲嬉戲、端重如老成人。羣兒見其坐、卽不敢過其前。年十二、能作詩賦。時永嘉徐懷玉、高密魏希文、濟南王素亨、海寧李大亨、范汝舟皆元耆儒、謫戍玉田、父延於家、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、程、張、朱之書、於是豁然大悟、悉棄其詩賦舊習、而從事伊洛之學、曰、此孔孟正脈也。自是專心精進、至忘寢食。諸耆退謂人曰、此子聰明力行可畏、聖門有人矣。結爲小友、不敢以師自



居永樂中、父改鄆陵教諭。故事、生徒無舉者、謫其教官克戍。鄆陵生徒從來無舉、父乃使先生補鄆陵學生、應河南試、遂舉河南第一。明年、成進士。宣德中、授監察御史。三楊聞先生名、欲一識其面、令人要之。先生曰、某忝糾劾之任、無相識之理。謝不往。一日、三楊於班行中識之、曰、薛公見且不可得、況可得而屈乎。稱嘆不已。尋差監湖廣銀場、同列以爲賀、先生舉古詩云、此鄉多寶玉、慎莫厭清貧。至則黜貪墨、正風俗。手錄性理大全一書、潛心讀誦。冬夜雪飄盈几、誦聲

不輟。思有所得，卽秉燭書之，或通宵不寐，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。察沅州銀課不足，苦累地方，抗疏罷之。湖北之民永利焉。正統中，初設各省提學憲臣，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，遂陞山東僉憲，提督學政。先生聞命，欣然曰：「此吾事也。」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。按臨所至，必先詢其行誼，而後及於文藝。集諸生親爲講授，循循不倦，各隨其才器成就之，不求全責備，而諸生感慕不已，皆稱之曰薛夫子。有一生貧欲祈退，教官爲言，先生曰：「生祭祀有掌乎？」曰：「掌磬。」先生



曰、聖門著敎、尚矜不能。磬、八音之一、生能鈞聲、固足器也。其曲養人材如此。時太監王振用事、一日問三楊曰、吾鄉誰可大用者。三楊以先生薦、遂得召爲大理少卿。諸生聞召、泣送數百里、爲位而尸之。先生至京師、入宿朝房、三楊過之不值、私其僕曰、若主之召、王太監意也、詰朝朝退、當詣謝。先生固不謝。又使語之、又不謝。而振更先餉先生、則又却之。振曰、夫能以美官予人者、我也、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、薛公之卻也、宜哉。乃改先生爲大理卿。先生不謝如前。李文達、

先生所厚門人也。復使強之。先生正色曰。安有受爵公朝。謝恩私室者。振聞之。殊不悅。久之。振議事東閣下。諸卿皆拜。先生獨不屈。振望見頎而立者先生也。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。居無何。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。安死。欲納之。安妻責妾持服不許。山教妾告妻。魘魅夫死。下御史。自誣服。先生三覆三反。數辨其寃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。遂譖於振。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。有詔廷問。振曰。是固當死。竟坐死罪待決。下錦衣衛獄。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。詔獄人皆爲

先生危之、先生怡然曰、死生命也、辨冤獲咎、死亦何愧。手持周易、讀誦不輟。至覆奏臨刑、先生神色自若。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爨下、振問何爲、僕曰、聞薛夫子賢者也、而坐大辟、今日將刑、僕是以泣。振問何以知之、僕曰、鄉人也。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、振爲之動、有詔赦之、得不刑。久之、放歸爲民。先生家居七年、杜門不出、雖隣里罕得見其面。弟子來學者日衆、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、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人神、不事語言文字、而惟責之躬行之實。問及科舉之

學則默然不荅。終日正衣冠危坐，如對神明。洛陽閭
禹錫徒步來學，及別，先生告之曰：「程門教人，居敬窮
理而已。」王振死，以言路交薦，起爲大理寺丞，尋致仕。
戶部侍郎江淵言：「先生心術正大，操履淳潔，年纔踰
六十，未嘗衰耗，躬行寶賤，深明理學，宜置之館閣，以
資啓沃，不當聽其歸去。」乃召還，進南京大理卿。南京
鎮守太監興安時，無敢與抗禮者。先生至，安特降階
爲禮。退謂人曰：「是與王振作敵者，豈可屈耶？」奉差太
監金英回京，公卿皆郊送，先生獨不往。英乃言於衆。



曰、南京好官、惟薛卿耳。彼雖不送、吾不怪也。入見、言於帝、遣使召先生、將大用之。中官沮之、遂改爲大理卿。蘇松有饑、民貸富民粟不得、遂火其屋、而竄於海中。王文奉命往按、籍五百餘家、坐以謀反。衆畏文、莫敢言。先生抗章力辨之、乃得減、止誅魁首三四人。文大恨曰、薛某舊性尚在、必當有以報之。先生聞而笑曰、辨冤獲罪、又何愧焉。天順元年、英宗復辟、以都御史楊善薦、夜拜禮部右侍郎、兼翰林院學士、入內閣、尋轉左、兼職如故。一日召入便殿、帝方燕服、先生不

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。爲會試考官。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。同列曰。此數字久不言矣。請易之。先生曰。平生所學。惟此數字而已。于忠肅與王文得罪。且坐極刑。先生進曰。陛下復登寶位。天也。今正月陽生。乃天之道。陛下用刑窒體天。乃詔減一等。帝初復位。日接見先生。禮遇甚優。頃之連日不見。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。先生力諫。不聽。又曹吉祥、石亨等用事。李南陽、徐有貞等皆落職。先生嘆曰。君子見幾而作。豈俟終日哉。遂引疾求去。石亨雅敬



先生謂先生曰、先生旣不肖留、某爲先生請勅書、卽家塾訓子弟、且以資其養。先生曰、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、以教鄉里、魯齋懸之屋梁、不以示人。若資其養、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。亨嘆息而去。先生在閤纔五月而歸、行至直沽、風雨不及館、糧乏、至日中猶未食。先生吟詠不絕。子淳愠見、先生杖擊之、曰、身困道亨、庸何傷。旣歸、四方從學者益衆、市館至不能容。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、以爲朱熹以來、斯道大章、無庸著作、直須躬行爾。平生一言一動、於理稍有違失、

便終日不樂、必改之而後已。凡辭受取予、必揆諸義、一毫無所苟、而出處大節、光明峻潔、於富貴利達泊如也。接人和氣、可掬、無衆寡大小、一以誠待之。晚年造詣高明、踐履篤實、至於純熟、其教人有序、言皆平易簡切、不爲穿鑿奇僻之說。嘗謂太極者、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。五經四書、一性字括盡。爲學而不知性、非學也。故惓惓以復性爲教。曰、此程朱喫緊爲人處、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、誤矣。又曰、學者讀書窮理、須實見得、然後驗於身心、體而行之。不然、無異買櫝



而還珠也。又嘗言、自朱子後、性理已明、不必復著書。程明道、許魯齋皆未嘗著作、而言道統者必歸焉。其讀書錄二十卷、皆因誦讀有得、輒爲劄記、以備遺忘、而未嘗有意著作。詩文稿雜出、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、大約皆切理之言也。先生一夕忽遘疾、整衣冠危坐於正寢、精神不亂、悠然而逝。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。享年七十有六。訃聞、贈禮部尚書、諡文清。學者稱爲敬軒先生。宏治初、給事中張九功上言、孔子之道、與天同久、崇於有國。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、學